

大學教育論叢

增補之正之

任望

大 學 教 育 論 叢

董 任 堅 著

上 海
新 月 書 店 印 行

大學教育論叢

一九三二年八月初版

實價四角五分

著作者董任堅

上海四馬路

發行者新月書店

北平米市大街

版權所有

弁言

「目前中國教育上的缺點，實在很多。大學教育上腐敗的情形，較中小學教育爲尤甚。大學校的設備，殘缺不完；大學校的課程，雜亂無章，學校管理，敷衍塞責；學生程度，參差不齊。這些，是有目共觀的事實。這些，還算比較細小的弊端。實際情狀，中國的大學教育機關，已成合股謀利的商店；中國的大學畢業文憑，已成濫發賤兌的鈔票。三十年來中國的教育制度，造就了目前混亂紛擾的社會，目前的大學教育，又在培養繼續混亂紛擾的人才。中國教育——特別是大學教育——的改進，的確是目前萬分嚴重的問題（引上海各大學教授協會宣言裏的話）

下面的幾篇文章，都是在雜誌上發表過的。牠們並不是一種系統的研究，也沒有整個一貫的主張；不過供給了一些事實，一點批評，大概解決今日大學教育

問題的時候，多少還有參考的價值。所以大膽的彙印成冊，恭恭敬敬的貢獻給改造大學的當道。

一九三二，七，董任堅

目錄

爲什麼進大學？

甚麼不是大學？

大學的幾個重要問題

幾種大學的新趨勢和大學教務

怎樣改進大學的教務？

什麼是大學的學術自由？

支配大學經費應有什麼標準？

爲什麼進大學？

父●母●對●於●子●女●進●大●學●應●有●的●注●意●
學●生●對●於●擬●進●的●大●學●應●有●的●選●擇●
學●校●對●於●投●考●的●學●生●應●有●的●指●導●

「到大學去！」——到大學去！一般的小學生這樣想，一般的中學生這樣想，不但一般小學中學的學生這樣想，一般的父母，一般的社會，也何嘗不這樣想；一般的教育家——特別是大學教家，私立大學教育家——更不得不這樣想。

根據我們高等教育統計，在民國元年，大學及獨立學院，除出未立案的私立各校，只有四校，到民國十九年竟有五十九校，差不多增加十有五倍。同時大學教員數，從二二九到六二一二，增加二十七倍，大學學生數，從四八一到三三八四七，

增加七十多倍。

和外國大學約略比較起來，除美國有大學九七六所外，法只有一七，英二一，德二三，意二五，俄四四，日本四〇；而各國大學生數，對於每百萬人的比例，是：

美國	六，九三七
法國	一，四八八
英國	一，一八九
德國	一，一四二
意國	九一一
蘇俄	五八一
日本	六五四
中國	六〇

不過我國大學生在十八年中增加到七十多倍，他的發達可稱神速！

然而爲什麼到大學去？爲什麼一般人都要到大學去？到大學去做什麼？到什麼大學去？到那個大學去？要解答這些問題，却並不容易。

一天某甲從遠地去拜訪一個國立大學的某教授，教授問他有什麼事垂詢，他告訴他：『小兒們才從中學畢業應該升入大學。但我生平沒有進過學校，自己拾得的一知半解，又大都和教育的專門智識無干，我不明白大學校的實情，所以特地來考察一番，後再給他們決定。』

這位教授欣然的說道：『我將先伴你去參觀，然後領你去見識校長。』可是這位遠客並不贊成，他想先要在校內盤桓幾天，——自己領略一些大學校的生活後，再作道理。

他說：『我借此可以想像兒子們假如進了學校，會該看見些什麼，覺得些什

麼，知道些什麼，我聽說大學新生到校的時候，忽然變了環境，不但校舍，教員，同學，入地都生疎，而且學校的宗旨，歷史，組織，規章，課程，課外活動，和一般大學教育的性質，學理的方法，職業的準備，亦在在與中學不同，所以我更要曉得在大學校的當局，爲了求新生的易於適應起見，有甚麼特殊的準備，特殊的指導方法。

過了三天，某甲又去見教授，教授問起他三天之內的經驗。他的答覆大概是這樣：『我曾經到過班，聽過講，見過教授助教，並看出師生間的關係，曉得他們一方面怎樣施教，一方面怎樣受教，還聽得學生對於教師的批評，覺得他們對於考試的態度。我在膳廳和他們吃過飯，在操場踢過球。我到過廁所，浴室，也看過廁所裏牆壁上的自由論壇——我明白了學校辦事的方法；到過醫院明白了學校怎樣的注重衛生，愛護學生。我看過壁報，翻過年鑑，以及其他的刊物，又在圖書館，合作社，逗留了多時，曉得他們愛吃些什麼，用些什麼，讀些什麼。我不但參加過團體

的集會還旁聽了比賽的辯論中西文字的演說。我想，現在我認識這個大學了，想再去看幾個別的。』

這位教授爲了愛護自己的學校起見，自然勸他不必多此一舉。最後知不可勸，便打動他去見校長。到此某甲也不客氣的說了：我聽見一個從外洋回來的朋友說，我國各大學的歷史很短。很少的大學是校長一手造成的，處處可以表示校長和教授們的偉大的人格。如哈佛大學的愛理阿忒 Eliot, E. W. 霍金斯大學的格兒門 Gilman, D. C. 芝加哥大學的哈包 Harper, W. R. 康乃耳大學的滑衣忒 White, A. D. 他們都是蓄道德能文章，學有專長，並且是——這是最要緊的——專心辦大學的人，不是政府的辦事人員，也不是徒負時望的名流，也不是一黨一教的信徒，因爲他們的氣魄大，見識廣，不是一黨一派的信條所可以範圍的。所以我們身入大學便能彷彿他的爲人，感到一種深刻的刺激。』

臨別，又很鄭重的說了下面的一番話：『我對於大學課程的內容，教育的技術，和那複雜的記分，奧妙的測驗，當然是門外漢，不能希望明白。我的問題祇是送兒子們到這個大學裏來，或到別的大學裏去，看他們能否有繼續發展他們品性的機會；換句話說，看他們在大學能否有健全的生活，在行為上能否有改進的希望。』

世上沒有父母不愛兒女的，他們對子女的教育，只要有能力，也沒有不注意的。可是這樣的盡力考察，注意兒子的教育，真是獨一無二，可以給父母們一個大好的模範了。後來某甲沒有把兒子們送到那個大學去，而且恐怕他始終沒有送他們到任何大學去咧！

『我到了大學一年級才曉得進錯了中學；我到了大學二年級才曉得進錯了大學！這是一個朋友親口對大衆說的。』

「爲什麼不轉學呢？」

「真是沒法！我父親相信了那個大學。他的話就是法律。他以爲好，我當然不能再說壞了；任憑我有什麼理由，他一概置之不問。我說了反而惹禍，還是息事寧人的好。」

「爲什麼進錯了大學呢？」

「因爲我特別想學習的東西，那個大學最差；那個大學最好的，恰是我討厭惡的。所以我耗費了兩年的光陰，大半不能升班。更不幸的，我們父子的感情因此大傷。此後我父親便不再顧到我的學業。我東碰西撞，最後找到了一個商業的機會，那明知和我絕對不相宜的；但是和我的性情相近，而且是我極感興趣的事體，我又沒有預備，沒有根底。總之，那時我不能戰勝了境遇，努力學習，到了現在，已是噬臍莫及了。」

究竟爲什麼到大學去？大都的回答是：「我實在也說不出所以然。真的，我不曉得。」下面所寫的話，都是那些不應該聽到而却是常常聽到的：

「這是我父親的母校，他不贊成我到別處去。」

「我畢業的中學，是專門預備了學生保送到這裏來的。」

「我的母親聽說這裏規矩嚴，所以定要我進來。」

「我父親的一個好朋友，主張我到這裏來的。」

「我有一個好友或親戚在這裏，我們不願分開，一起同進了這個大學。」

「這裏容易考。」

「這裏同鄉多。」

「我從家鄉出來的時候，看見報上廣告，只有本校正在招生，所以報名投考，取了進來。」

『因為校長是我父親的朋友。』

『因為國立大學學費便宜。』

『這裏有法子做工讀生，得到津貼。』

『這裏離家近，可以走讀。』

『因為我擅長足球，有人跑來拉我，給我優待，我才進來的。』

『這裏的校長教授，在社會頗有聲勢，將來畢業後，比較易找出路。』

『是得到了某教會的獎學金，指定在這裏學習神道學的。』

『這裏是男女同學，我因為「她」或「他」的關係，不便到別處去。』

『因為不能入黨。後來知道校長和教授，很多是黨國要人，特來投考，希望進了大學，可以有人介紹入黨。』

還有一起的回答，是比較可以聽得的，不過為數較少。

『我在中學畢業了，父親對於我的升學，極爲關心。他各處打聽，還看了許多大學，我自己在畢業前亦早經留意。最後才得到比較相宜的學校，這是我一生最欣幸的事體。』

『我差不多經過一二年之久，費了多少心血，最後才決定考進這個大學。』
『因爲這裏教授好，設備好。』

『這裏比較是一個新的大學，學生可以自由研究，學校當道也不當我們如孩子似的。』

『祇有這裏設了我所要專門研究的學程。』

從上面至少可以看出「到大學去」的不很容易，無論學生本人和他們的家長，都彷彿在暗中摸索，瞎碰機會。我們爲學生起見，爲社會起見，是不是應該讓環境偶發的事項和家長個人的好惡去支配學生的前途，而絕不加以指導援助？

現今各大學在招考的前後，有那一種活動是在指導學生的登得大大的廣告，印得好好的章程，無非是一種引誘，一種宣傳，充其極，不過一些循例的具文，差不多千篇一律，乾燥無味的幾條規程，幾項統計，和大批設而不開的學程，戴着一長串頭銜的校董教職員一覽罷了。試問這於學生的擇校何補！至於索章程要收郵費用來抵償印刷費；報名又須納費，合成一筆額外的進項。『利之所在，人爭趨之，』可以不必說他了。

總之，我們也曉得，學生不是個個一樣的，大學也不是個個相同的。對甲適合的，未必對乙適合，對乙適合的，未必對丙也適合。且學生一旦踏進了學校，便不能輕易退出；四年的光陰，一過便無法收回。大學招生，不僅是『廣招徠』，『兜雇客』，更是一種指導的機會，我們爲甚麼不把現時通行的招生廣告和簡章，變而通之，以成切實指導學生擇校的工具呢？